



凤凰花盛放在夏天,学校中、公园里、小区内、街衢旁,仿佛都被凤凰花占据。在红艳醒目的凤凰花下,不乏赏花人。他们虽然藏着口罩,赏花的兴致并没有受到影响。

这样的场景,在三个月以前实在难以想象。突如其来的疫情如同劲风,一夜之间来袭。全市核酸检测、道路封控……疫情将阳春三月袭扰成一个寒风凛冽的季节。

我从未设想过——疫情会离得如此近,竟仅有咫尺之遥。短短数日,我户口所在地与我家小区接连因为发现确诊病例而被封控管理,而我的健康码也因此由绿转红。正是木棉开花的季节,困在楼房里的我与它缘怪一面,今年木棉最初笑傲枝头的美景,竟是在同学朋友圈的照片见到。

这棵木棉树生长在校园的角落里,枝柯交错,参天挺立。在疫情来临前,我曾经无数次从它下方经过。那时的它仍是葱葱郁郁的模样,如今却已在疲惫中落尽了黄叶。

然而,它的花却是火红的! 那空枝上捧出的繁花红如烈焰,如似火炬,绽破压抑的阴云,以鲜艳的色彩托举起一片天空。在这片绯红的感召下,我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前,阖起眼,嗅着晚风里似有似无的花香。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心中忽然浮现出许多人的身影。

这些逆行者,有的是坚守校园的辅导员,他们处理着海量的防控信息,将保障学生安全的重任担负在肩;有的是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从病魔掌下抢救着生命;有的是辛劳奔走的社区工作者,他们主持着繁杂琐碎的防疫事务,每日挨家挨户地走访摸排……我们的城市虽然被暂时按下了慢行键,但这些坚守岗位的无名英雄却从未有片刻停歇。他们的言行举止,在非常时期,让人们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温情。

这么一群逆行者,不也跟这棵木棉树一样吗? 他们在劳累与困乏中锻造了自己,用心血滋润出一树灼灼的“英雄花”。如果说木棉花在这个被疫情笼罩的天穹下,绽放出了热烈的春光,他们则撑起了整座城市的安然无恙。正是这些人的无私付出,我们才得以有幸在这场疫情当中,守住自己的身体健康。

时序跨入七月,苍穹多了一份蔚蓝,乔木的苍翠似乎能够拂去世俗的尘埃。生活在这样的日子里,固然可以随意读几页文字,可以在一支曲子中聆听夏的聲音。早已解封的城市依然保持对新冠病毒高度的警惕,许多人还在为防控疫情奋战着,他们的脸上挂满凤凰花般的微笑。在温情的回眸中,应该记住安宁的生活来之不易。

此刻,街头夜幕低垂。视野里的凤凰木傲然屹立,如火的花影在轻柔的夏风里摇曳着,一路蔓延开去,与那些步履匆匆的身影逐渐重合在一起——在这深邃的夜里,燃烧成一幅充满温情的图景。



摩云馆感旧诗读札

骆锦恋

说到感旧诗,就感觉有故事了。能存在记忆里,在生活里想起,在未来感念、在诗歌中再现的,总是那些心心念念的人物和事。赵嘏的“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黄景仁的“匆匆觉得扬州梦,检点闲愁在鬓华”……总是让人在不经意间想起还有那些值得牵挂的过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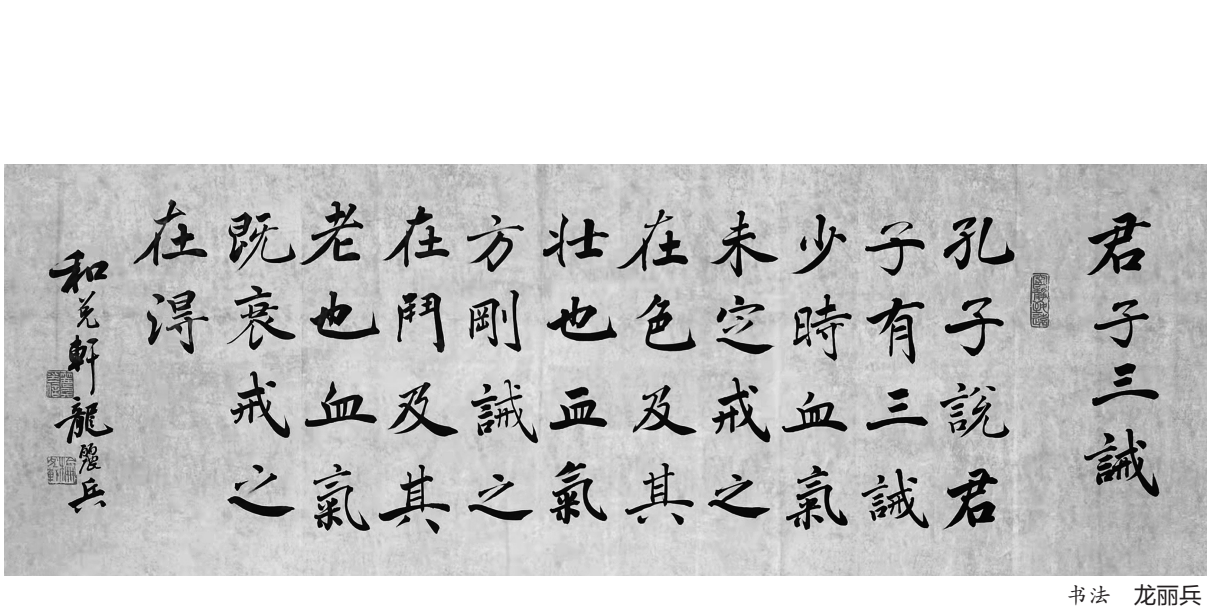
摩云馆,真名吴明哲。徜徉诗词几十载,读了很多诗,写了很多诗,也评了很多诗。摩云馆写诗线上线下铺开,佳作不仅在各大诗词杂志铺开,也在各大诗词网络平台颇得粉丝喜爱。感旧诗二十首,乃是摩云馆在某个除夕夜,有感而发,情动于中而形于外,一气呵成之作。

十桥十城,时间和地点跨度都比较大,但是因为选择的意象代表是“桥”和“城”,很快就把情感集中在一起。“桥”意象内容丰富,代表希望,连接古今,相聚美好;也代表别离,延伸情绪。写桥的诗多,像摩云馆这样《十桥感旧》组诗比较少,洛桥、红桥、枫桥、瀟桥、绳桥、栈桥、星桥……曾经的故事,在某个时间段集中用诗词的形式表达出来,可见诗人创作时情感饱满。可贵的是,诗人选用律诗来表达,律诗的起承转合要求高,要体现出十桥的不同,又要兼顾律诗的体例,诗人似乎是毫无中断地创作出来,才情洋溢其中。诗人的感旧诗一气呵成,又娓娓道来。洛桥说的是,春来桃花开,本应有踏青的欢愉,却感觉到情愫凋零;“陂泽烟深空见雨,横江一棹是飘萍”,让人忍不住想问,会有怎样的遗憾在里面。《枫桥感旧》,一下子让人想起张继的《枫桥夜泊》;不过,诗人此刻的心情和张继不一样,“健笔清词收不住,又添新绿变春温”,与诗会友、谈诗写诗,时间觉短,并无思家之感,倒是明月下,因为有了共同的话题,心情愉悦,并感觉到新绿萌芽,诗歌之树、友谊之树是常青的。《红桥感旧》,主人公的形象特别生动。花开惊奇,伊人浅笑。西湖慢行,谈笑风生,燕飞亭近,人立芳树。一个活泼的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绝叹西湖清夜短,空凭流水寄相思”,《十桥感旧》中,此首最相思。

《十城感旧》同样以诗怀人,因“城”的意象选择,山河气象会比《十桥感旧》丰富一些。从《十桥感旧》里的花云雨雾走出来,朝天门、大明湖、粤海、草堂等场景地切换,有古人山水诗的气息。跟着诗人走“十城”:柳城、山城、泉城、鹏城、花城、冰城、江城、锦城、申城、青城,足迹经过福建、重庆、济南、深圳、广州、哈尔滨、武汉、成都、上海等地。这十城多是有历史有故事有情怀的城市,再遇见有故事有情怀的诗人,城就在摩云馆的笔下立体起来。“舒卷行藏润可磨,朝天门外别时多。洪崖肯使云无当,觉海真成水不波。座右倾谈皆肺腑,风前离绪忽山河。相期芹藁欣荣日,重对长江一笑歌。”(《山城感旧》)此首首联点出别离主题,颈联以拟人手法,用重庆知名景点洪崖、觉海,表达出对别离等的无奈之情,洪崖无法指挥云的去向,觉海也无法真成,世上总有不圆满之事。颈联回想山城之行,与挚友畅谈,“座右倾谈皆肺腑”,何其珍贵。虽有离别情绪,但尾联振作,寄语好友,共盼再聚。江畔之诺,让人期待。

《花城感旧》,异地遇乡人,格外亲切。本在书信里见识主人公的才华,遇见更是欣赏其才比清照。他乡遇故人,回想起在故乡灵源把酒言欢情怀之时,共同的话题自然是说不尽的。“粤海披襟惊昨梦,灵源把酒记当年”,对仗工整,对得也巧,突出两地的友谊,更比其他首来得有乡愁味道。《冰城感旧》地域特色明显。“北国峰霞归雪飏,太阳烟雨写冰魂”,哈尔滨风光尽在眼底。主人公本是要离开哈尔滨向“都门”寻梦,离开之际,遇见诗人,此情此景,似乎是为一首诗的诞生而创造的。

摩云馆二十首感旧诗一出,争得“闽省柳下惠”的美名。“理鬓凌波各有霜”,岁月荏苒,十桥十城,有些诗人故地重游过,有些无缘再去,与日俱增的不只是白发念,还有诗人和友人们的才情、牵挂。二十首感旧诗,“我手写我心”,兼顾格律来表达这样的情绪不容易,诗人做到了。发乎赏识,止于优礼,诗人也做到了。诗人笔下那些心心念念的人和物,带来了古诗阅读的欢喜。



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

王常婷

喝多了铁观音的清冽、大红袍的醇厚、龙井的秀气清香,听说永春苏坑镇的佛手茶正当季,一行人迫不及待地出发了。

朋友说,在苏坑茶季,便会有很多茶商在乡里守着,佛手茶一出就会被收购一空。佛手茶又名香橼种、雪梨,属大叶型灌木,因其树势开展,叶形酷似佛手柑,名贵胜金,又称“金佛手”,主产于永春县苏坑、玉斗和桂洋等乡镇海拔600米至900米高山处。佛手茶一年可采四次,春茶最多,味道最醇,这也是我们风雨兼程、赶着来品这一口地道茶香的缘由。

朋友的茶室装修简单,仅有整洁的茶桌和茶具。看惯了市区装修得古香古色的茶室,有的还备着古琴古筝,营造出高山流水的风雅感。这与盛名之下的佛手茶有点不匹配啊!老板娘端着大簸箕在旁默默地挑茶叶,地上满是筛下的茶叶碎梗细末,脚踩上去,“咔嚓咔嚓”作响,还没喝到茶,便已是满鼻孔都是茶香——带着枝头青涩与狂野的香气。后院半山坡上的平房就是他家的茶厂,规模很小,因为多道工序都是手工制作,所以产量一直都不高。茶室里,据说是每公斤单价2000元以上的茶叶,一二十公斤就随便封在透明塑料袋里。印象中,好茶应该是包装精美,所谓的好马配好鞍。可这佛手茶就是如此的自负。

“这些茶都是外地茶商订好的,这两天,他们就来运走。”原来如此。也许来日有幸邂逅这批茶,它们可能已经是华服在身,除了价格提高外,那味道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朋友装了茶叶入盖碗里,特地留了几片在我手上。经过杀青揉捻烘焙后的叶子,茶条紧结肥壮、卷曲,色泽砂绿黄润,在我手上还有半手掌宽,如果不是早知佛手茶的特点就是叶形大如佛手,会以为这是老叶子焙的粗茶。盖碗里的佛手茶在开水冲泡之下,汤色橙黄清浅,馥郁幽芳,就像是佛手、香橼等佳果所散发出来的绵绵幽香。细品茶汤,香浓犹,味甘厚。七八泡后仍是茶汤金黄、茶香犹在。难怪古人称誉佛手:“品茗未敢云居一,雀舌尝来忽蔑仙。”

相传永春佛手始于北宋,是安溪县骑虎岩寺的和尚,把茶树的枝条嫁接在佛手树上,经过精心培植而成。其法传授给永春县狮峰岩寺的师弟,附近的茶农竞相引种至今。清康熙年间,永春狮峰岩寺建成,“僧种茗芽以供佛,嗣而族人效之,群踵而植,弥谷被冈,一望皆是。”

这款外形颇为粗犷的茶,名为佛手,状如佛手柑,又是出自于佛(和尚)之手培植……是否,蕴含其间的佛性,让这款茶深藏山间,几百年里而能茶色香气不变?

高山之上,佛手张开,天光云影映入叶脉;炭火烘焙下,佛手缓缓收回握紧,山清水秀的精华便浓缩其间。最初产自安溪的茶,最后却在永春的深山得到繁衍;只要茶香在,得一青山终老,不拘此处、他处。佛手是茶,也是人生。

品一口佛手茶,所有的乡愁都有来处,所有的来处去处也都有了答案,人生不过就是佛手的开合取舍间。

若以美人比清茶,龙井是茶中西施,西湖浣纱或隐居烟波浩渺,清闲自然、余音袅袅;肉桂是茶中昭君,清香而带一股豪放之气;大红袍似杨玉环,久经历练而风韵更浓;白芽奇兰是貂蝉,貌似清淡却常有奇香妩媚撩人;白茶应该是茶中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含泪带露,清瘦多情……眼前这盖佛手茶,却是茶中如来:佛手翻转间的合十、说法、无畏、禅定,其实就是品过这带着果香的清茶后,内心的安然坦荡。生活拼的也就是一口茶甘。

这茶、这叶、这树,这山这水这天地……恍然大悟:自然是我们永远的宗教。

远山如黛,细雨如烟,眉眼低垂处,赤脚的佛与我们站在一起,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

小花亦芬芳——陈淑芬散文集《一路芬芳》读后感

谢美永

当淑芬姐把她的散文集《一路芬芳》给我手上时,天正下着雨,急不可耐的天空,心情恐怕和我一样。打开扉页,看到淑芬姐早已写好“美好永存”四个字,心底涌起一股暖流,像大雨一样奔腾,润泽周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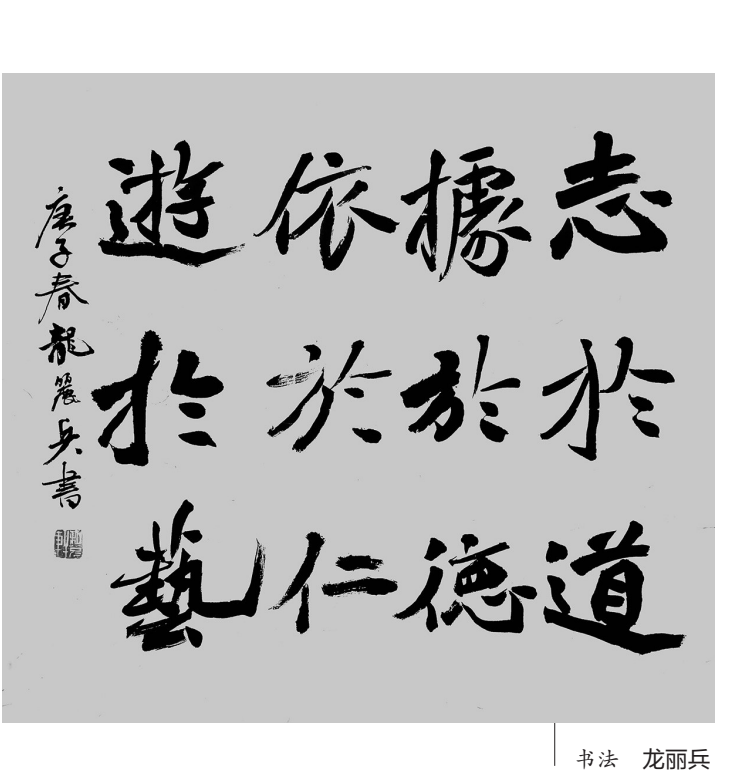
淑芬姐要出书,我是早就知道的。去年春暖花开之际,她约我帮她拍照片,说要用在新书上。在刺桐公园,淑芬姐与火红的三角梅相遇。我认识的淑芬姐有着三角梅一样的激情和热烈,我觉得在三角梅映衬下的淑芬姐,更能彰显生命的辉煌和生活的本真。我选了个角度拍了张照片,没想到得到她的认可,用在了新书上。

像书名一样,打开《一路芬芳》,一股浓郁的墨香扑面而来,又不单纯墨香,还有字里行间飘浮着的无名小花一样淡淡的清香。看到首篇《石鼓山上的张望》,明朝泉州著名的思想家李贽,便鲜活地出现在面前。他儒雅的形象、深邃的思想,在淑芬姐的笔下如一道清流汨汨流淌。这篇有深度的文化散文,以女性的笔触刻画了李贽生命的轨迹,角度独特,从故乡到异乡,从幼时启蒙到学术成熟,淑芬姐娓娓道来,在有限的篇幅里,描写了一个思想家多维的形象。我想象着,那时淑芬姐站在石鼓山上,一定是李贽故乡的风温暖了她,给了她灵感。我想,那时淑芬姐的眼睛一定是湿润的,深蓝天空下,她像思想家一样思索着。“世人读不懂他深邃双眸中的孤傲,深藏的超凡脱俗,思想的空灵。他性格不羁,坚持自我。不恋人间烟火的腥味,不屑世界的纷繁……”在石鼓山上,淑芬姐完成了时空转换,李贽这个大思想家的精神、品性,瞬间涌上脑海,跃然纸上。

淑芬姐出生在浙江金华,有泉州血统,机缘巧合,又嫁到了泉州惠安,似乎是人生轮回。幼年生活婉约温馨,婚后重回祖籍地,淑芬姐的人生多了一重色彩,这色彩映照在她的写作生涯上,就显得格外摇曳多姿。《老街里的乡恋》《根》《家有小弟》《家在泉州》《山坡上的爷爷》等,写了家乡情、故土情、姐弟情、爱情,情像一根根线,牵扯着淑芬姐的思绪,浪漫而感人。当十八岁那年跟着父亲第一次回到故乡惠安桐川,看到陌生的街道、陌生的建筑、陌生的人、陌生的服装,这些本该属于自己司空见惯的东西,因为地缘之故,竟在自己生命的第十八个年头才见到。当然,她也第一次得知,父亲还有一个叫“阿臭”的外号。“我偷偷笑了,原来爹爹也有外号。”看到这里,我也笑了,我笑淑芬姐怎么可以笑自己父亲有外号呢! 我也有外号,现在只有电话里的母亲会叫我的外号,每每听到,就像回到母亲身边。我猜想淑芬姐的爹爹听到别人叫他的外号,也一定会感到亲切,并且会流一串长泪。

从遥远的浙江金华写到东海之滨泉州,就像坐在绿皮火车上平稳,旅途平淡,不用华丽的辞藻,每一篇每一行,就像淑芬姐的为人——质朴! 作为文友,我和淑芬姐常有交流。她经常鼓励我,像老大姐一样,指出我的不足。我喜欢她的文章,原因之一,就是质朴的语言,这也是她的文章的主要特色。“人和树多么相似啊! 古榕根基宏大,无论看上去有多远,地下的树根仍盘结交错在一起。”(《根》)“沉甸甸的果实,压得葵花秆弯下了腰,我们的心里也乐开了花。”(《家有小弟》)“涂岭在桐川以北,爷爷的坟头也朝北,这寄托着爷爷对奶奶的无尽牵挂!”(《山坡上的爷爷》)。这样的文字接地气,贴着生活,像路边的无名小花,素面朝天,无需修饰,一点都不妖艳,却又使人容易记得住。

在文学的路上,淑芬姐一直谦逊地说自己是“新兵”,做一名“新兵”也是有好处的,那就是会不断逼自己努力,逼自己勤写,逼自己向上。



书法 龙丽兵



晋江,行走的诗意(组诗)

合一

五店市,看见一片旧月光
姓氏的人间烟火,推向
那一年南洋的初春。眼泪重叠山水
藏在身体里的鱼骨,如完整的山脉
晚蝉在老榕树下飘落,在脚步声里如织

等待是汉字里最遥远的距离
寺庙荒像,有了家乡龙眼树的味道
我几乎不再读云了。曾经
我认为她是诗的放牧者

五店市红墙,让我把余生靠一靠
让月光在屋檐上不再飘雪,挡住泪光

金井甘泉

一步是山,一步是海
潮涨潮落之间
人就有了山海的气度

弯月、浮云,薄得像临安的雪
与友人小酌,仿佛
身在前朝,谈吐着复国的哀伤
和悲愤

海风吹着,山不是山
水也不是水
时光汇聚成一口井

波光粼粼,哭泣的是异乡人
欢笑的是
异乡人

围头,5.2海里的距离
怀揣素心如瓷,赶在月亮升起之时
来到海峡之家,柔软对应烈火燃烧后的坚硬
鲍鱼壳的厝门,打开大海胭脂色的喃喃自语

围头,5.2海里的距离
夕阳下的白鹭飞过红霞满天
我却相信她是玫瑰浪漫主义的沉淀
比如,此时我最喜欢靠近温暖的事
比如灯塔淹没后的海水,带着下沉的拥抱
比如青山之下经年翻滚的流泉,沉默地执着
比如山和海之间永不熄灭的目光
比如奋不顾身扑向你的胸膛,摔下的热泪
谁是月下独酌,风霜满身却无处可泊的旅人
我唤醒这异乡人的皮囊与归途同路

围头,5.2公里的距离
寻一处可安放,日夜星辰皆为所念
我怀抱越来越近的回忆,将自己安静
走向远处的故乡,没有距离的月光

春风南来,路过榆林
三山环绕,梧接溪安静守护
乡间200多亩土地,99座华侨古厝
狮透埕,五蓝稻谷喂鸭,榆林茂盛
一段段传说,代代相传古村落的由来

光阴斑驳了树叶,长出了翅膀
飞过红砖厝瓦,长出满天星斗一脸乡愁
撑破盼归的思乡土壤,栖落在
故乡榕树的枝繁叶茂

春风拂面,燕子归巢
腾飞于五层厝番仔楼的老君背上
烽火连天,放下琉璃的光彩
裂缝中的阳光,推开世界的门

春风南来,路过榆林
绚烂如东风万里的剪瓷雕
万物皆是你我的过往
料见春光应如是, 再见榆林

岁月,用月光凿出了一道墙
一路我们都在追赶时间,回到这里
古渡口,残阳压碎了人来人往的匆忙
我在翠鸟眼睛里看到了春归
柔软的心开始回暖,以倾听的姿态

唐时林寒眺望,夜晚归航的青石塔
穿越幽深岁月的眼睛带着渔火节奏,照亮
新店月色,绵延千年的星辰灿烂了人间辽阔
夜半钟声到不了客船,青莲寺暮鼓敲响归人步履

借一段北宋明月,让风吹不散认真的波光粼粼
渡口依然爱着繁华时光,船来船往
速速香像大鱼起腾,飞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以柔软水草,以青色,以水天一色的盛开

岁月,用月光凿出了一道墙
出砖入石,按捺不住被时光打磨依然不屈的闽南红
凹凸不平墙上,一代一代人,激荡



作者简介:

陈红燕,笔名合一,供职于晋江市审计局,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诗歌月刊》、《诗潮》、《泉州文学》等报刊,获“2021年鼓浪诗歌奖”等奖项。